

南沙札記

李坤城

到底是哪一年已想不太起來，反正就是「南海季風實驗計畫 (SCSMEX)」觀測那一年。剛退伍的我回學校當助教還不到一年，常停留在海軍服役時可以睡到中午，小兵才叫我起床吃中飯的美好回憶中，偶而也會想到在海軍當了兩年氣象官還沒去過外島，心中不免有些遺憾。事情往往就是就這樣發生的，我被指派到海軍南沙氣象台進行南海季風實驗高空加強觀測，為期兩個月，現在也有去不完的外島。

把時間拉回到那一年.....

四月二十二日晚間從中壢搭夜車下高雄左營，到了海軍左營氣象台接洽一些後勤補給的事情後，就到陸戰隊東南沙留守處報到等開船了，所謂東南沙留守處是一個專門負責東、南沙後勤補給的海軍陸戰隊單位。

一起同行的老百姓大約十來個，有氣象局的、成大的、還有一些儀器公司的修護人員，不過除了我之外他們都是在清晨登島下午就必須跟船回來的。海軍運補艦隊是半年才一次的，主要是負責守備人員跟重裝備的替換運送（他們稱為瓜代，因此島上有老瓜代跟新瓜代兩批）。

隔天傍晚大約五點艦隊離開左營軍港，沿途看著台灣沿岸的一些景象，沒多久就看到阮的故鄉東港了。蛋黃般的太陽逐漸西下，船開的很快，艦長說是 15、16 節（也就是每小時 15、16 海浬）。雖然說是運補艦隊，但總共也才兩艘船，一艘成功級 1103 擔任護

衛艦 另一艘去年剛買的新港級 232 中和艦，我們是搭乘 232 軍艦。232 很大，速度也夠快，跟舊型的中字號完全不同，聽說以前運補要兩艘中字號開個四、五天，這次一艘 232 就搞定了，最大的不同是 232 船頭有破浪的功能，所以雖然是平底的但還算很穩，只有當晚在過巴士海峽時躺在床上感覺稍有晃動。可能這樣比較好睡，我都睡到中午才起來吃飯，吃完飯就跑到甲板去閒晃、跟阿兵哥聊天，同樣的目的地心情卻不盡然相同，有的滿臉興奮，有些沒什麼感覺，大部分看起來是很惶恐的眼神。

太陽真是大，阿亮說「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才一個下午太陽就在我身上留下一件背心的痕跡。

沿海有許多海豚出沒，大部分都在船附近跳躍，最近的一群就在船的左舷邊，如果甲板夠低可能還可以伸手摸摸他們的頭說聲「坐下！」。在舷邊看風景時發現海面上有許多東西在飛，原本以為是海鳥，後來發現不對，這些東西是從海裡面上來的，翅膀不會動只會滑翔一段距離又沒入海中，好奇的我張開我的大眼用力一看，是魚！！原來是飛魚，好多，不過大部分都是從船邊往外面飛。仔細觀察會發現很好玩的現象，飛魚飛行的方式是從海面跳出來後張開長長的胸鰭，以滑翔的方式在海面附近飛行，快下降的時候有的會以打水漂的方式靠海水表面的反彈繼續滑翔一段距離，所以飛魚滑翔過的水面常會看到一連串的漣漪，但有些飛魚可能技術不好，要進行第二段滑翔碰到海面時彈不順，翻了兩三個跟斗就噁哩咕嚕滾入海中了。那時我在想，好好在水中不好嗎？為什麼要飛到水面上？後來回程時搭海研一號，問船上的人才知道，可能是船去

嚇到它，它以為是超大隻的鬼頭刀（一種魚，曬成魚乾烤起來很好吃，常常在追飛魚吃），所以它飛到海面上是為了逃命。人家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跟各位共勉。

海面上的景色很美也很單調，還好新船出海一路衝，4/26 早上 5 點多我就被挖起來了說看到南沙了，趕快拿起相機往外跑，眼前的景色真是令人畢生難忘，金黃色的晨曦洒在太平島上，原來太平島不是寸草不生而是一片蒼綠，入眼都是綠色的樹木看不到什麼建築，除了高高的瞭望哨以外。太平島是由珊瑚礁盤所形成的因此在外海還有很大片的礁盤，船沒法直接靠岸，必須靠島上的兩艘膠筏輪流將人員接上島。

藍藍的天空，藍藍的海水，白色的沙灘，再加上一輪火熱白炙的太陽，終於踏上課本上所寫我國駐軍最南端的太平島了，至於曾母暗沙，那是騙小朋友的，漲潮時會不見的就叫暗沙。不過趕快把墨鏡戴上，白色的沙子反射陽光，眼睛都快張不開了。太平島雖是南沙群島裡面最大的一個島，島形狹長，東西長約 1360 公尺，南北寬約 350 公尺，面積為 0.49 平方公里，最長的部分都還不到松山機場跑道一半呢。沿著沙灘走一圈走快一點約 30 分鐘吧。

上岸後大夥開始幹活，這時大家已經沒有時間觀念了，只看到那些那些儀器公司的人忙著打電話回公司要求救，打了好久都沒人接才赫然發現今天星期天。就在全島一片笙歌的時候，沒想到下午會發生一件差點讓大家回不了家的事件。

由於我要停留兩個月，不像其他人要趕在中午以前把事情做完，因此我就跟一些人在島上閒晃，島上最多的是椰子樹，其他還

有很多木瓜、欖仁樹、海欖果、林投樹跟其他不知名的樹。一路逛到島東，屬於人員較少的地方，平常除了站哨的人員外很少人會到那裡，偶而會有一些撿貝殼、釣魚的（當然包括我）。在島東看到一些墳墓，大部分都是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回到台灣的，其中有一座是合葬的（只有衣冠塚），是因為幾年前的一次運補過程中，有一艘 LVT（俗稱的水鴨子，較重的裝備膠筏無法載，只能靠水鴨子）發生故障當場在眾人面前沈沒了，裡面的士官兵也來不及出來。每次大退潮要去海邊撿貝殼經過島東時，心中感觸良多，不過感觸完畢後，貝殼還是要撿的。

逛玩大約快中午了，回到氣象台跟氣象局的人到頂樓去看新裝好的測風小飛機，這時擴音器傳來應該是只有電影才有的聲音，島上開始拉戰備警笛了，只見阿兵哥除了值班人員外，所有人手提 65-K2 步槍跟防彈衣，開始以我所沒見過的精實速度往他們所屬的砲位衝，原來是中共沒有見過新港級的軍艦，派出了偵查機來照相。之前我們就有看到一架螺旋槳飛機在附近，不過那時蠻遠的，沒想到大膽的阿共仔越飛越近，而且越來越低，我都可以看到機腹下方的照相裝置了。最囂張的一次是繞到航道口上方時，竟然俯衝到 232 的正上方要來個特寫，這時氣象台上方就在我們兩人身邊的一門二零機砲，只聽到小胖子砲長淡淡的下令「開砲」，菜鳥射手居然就朝飛機連開了 18 槍（不要問我為什麼記得幾槍，我是一邊看著敵機一邊數的，三發點放共六次）。看樣子不像是要驅趕它而是要把它打下來，還好可能平常訓練不怎麼精實都沒打到，接著上面就打電話來制止了說沒有命令不要開砲。事實上砲長沒錯，因為

他們指揮官曾說戰備時如果敵機有俯衝的動作，可以不待命射擊。開完槍後我跟氣象局的人對看了一下，很有默契的都說，我看我們還是先下去比較好，兩個死老百姓就躡手躡腳爬下鐵梯，趕快找個氣象台外有走廊掩護的地方。要是那天一不小心打下來或是老共火大來個絕地大反擊，我看就真的要「與島共存」了。後來跟那位射手混熟了在一次聚會上問他，他說那天他也腦中一片空白，聽到他學長下令開砲的時候他瞄著飛機就打，可是只有未開火時瞄的到，一開火全身振動根本看不到前面，聽到這句話我馬上舉起杯子跟他說，謝謝你。因為這次事件，本來應該當天出發回台灣的艦隊多留了兩天，台灣方面下令軍艦守衛到狀況解除才能走。

在南沙當兵是很苦悶很辛苦的，有電視機沒有電視節目，想像一下電視播放著伴唱帶，兩個人坐在電視機前面看著影片中的泳裝美女，也沒唱歌也沒聊天，就這樣看了一下午，其中一個是我。全島只有四支衛星公共電話（天氣不好時衛星訊號就不通），一年見不到外人，他們常自嘲是被褫奪公權一年，每廿天會有一次運補（一艘叫南海輪的商船），所有東西都是要靠人力搬運，少數東西才用小型搬運車。

島上煙跟酒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常常缺，我剛到時看到福利社有賣煙，想說我自己帶了一條，水族社學弟 esso 送我一條，等沒了再去交關。沒想到等我真要去買時沒了，幼齒政戰官不抽煙不知道量要怎麼估，要等到下航次了。這時我心中逐漸開始對 esso 產生恨意，不會多給幾條，小氣巴拉的。只好開始靠兵了，還好可能是我平常做人不錯，不然就是我帶去的那五箱水果發生了作用，剛開始

還可以大家同舟共濟，可是我第一次對僧多粥少這句話體認這麼深，沒幾天也沒了，只剩一些軍官可以壓榨了，什麼砲兵官、訓練官、情報官全被我借煙，當然也有一些是氣象台小兵用我名義去招搖撞騙來的，不過反正大家出門在外有來有去是很平常的，而且我平常也待他們不薄。對 esso 的恨意持續到南海輪運補才結束，本來請左營氣象台幫我寄 4 條煙，沒想到收到 10 條，台長聽錯了，衛星電話訊號果然不好。不過人真是賤，有了自己的煙之後抽起來總覺得少了那麼一點點味道。

5/5 季風實驗開始了，本來懷著興奮的心情跟海軍氣象中心的士官長灌飽一顆 1200 克的氫氣球並把探空儀綁好準備升空，這是我到太平島後的處女秀。沒想到對地形地物沒有先觀察仔細，手一放球就往一棵樹飛去，而且二話不說直接掛在樹上，跑過去一看，該死的，是有毒植物海欖果，怎麼辦，放一次氣球連探空儀造價約 7000 元，為了不浪費公帑，只好爬樹想盡各種方法結果勾到更高更軟的樹枝，這下沒輒了，我趕快跑到附近的兩棲蛙人部隊想借梯子，沒想到兩棲部隊勇猛，他們養的狗更是兇猛，還沒踏進大廳，四隻本來在沙發下睡午覺大狗動作相當一致的把頭迅速抬起來，一秒鐘後一起衝到我腳邊狂吠，真不愧是精實部隊所養的，旁邊還有兩隻小小狗用乳臭未乾的吠聲在搖旗吶喊。可是大概人去抓龍蝦了，沒有人來救我，我只好很狼狽的撤退。回到了失事地點只好撿各種東西往上丟，還好平常有在打壘球，只聽我大喝一聲「中！」，手上撿來的小椰子直接命中探空儀掛樹的點，球就快速往上飄，接著趕快跑回去看訊號正不正常，怕探空儀被打壞了要趕快補放一

顆。心裡一邊還想著，反正太平島晚上有燈火管制，路上一片漆黑，我不用偷偷摸摸，可以大大方方的帶兩個小兵去把那棵該死的海欖果給鋸了，再用它有毒的果實搗爛混在肉裡去餵那幾隻天殺的狗，一邊想嘴角一邊還露出得意的笑容，只差沒有仰天長嘯。不過這件事只有在夢中才能完成。

太平島上的地下水真是養孔雀魚的好水，又硬又鹹。每次洗澡都要用肥皂抹很久才有泡泡，一塊肥皂沒幾天就沒了。吃完飯洗完碗，等下一次要吃飯時會發現碗裡有一些鹽巴顆粒。如果拿那些水來養孔雀魚搞不好魚也會發出滿意的笑容，不過人就不怎麼好了，沒有人直接喝那些水，只有廚房拿來煮飯做菜，剛去時很不習慣，飯是鹹的，想說那喝碗綠豆湯好了，沒想到甜中帶鹹，鹹中有甜，早餐的牛奶口味更奇怪，剛去時幾乎每個人都拉肚子。

在南沙撿貝殼都是趁所謂「大退潮」時走到礁盤附近去尋寶，寶物可真是不少，而且都是活的，所以貝殼較完整較光亮，但是活的貝類外表上會長海草或是苔蘚類的東西，不仔細看不會發現它就在你腳邊，撿回來後再加以處理就變成漂亮的貝殼了，在哪裡撿了不少，有干貝（有人稱心型貝）、六角螺、七角螺、千層貝、亮貝（應該是寶螺）、等其他不知名的貝殼，這些在那邊都不食用的，要吃的叫鳳凰螺（跟鳳螺不一樣），鳳凰螺很多遍地都是，是下酒的好東西，每次喝酒前就帶個垃圾袋，礁盤附近長海草的地方走一走，回去時就可裝滿。撿貝殼時有兩大口訣，第一是「見可疑立即追查」，因為貝類偽裝的本事太厲害了；第二是「寧可錯殺一百，

不可放過一個」，管它能不能吃，抓回去再說，不過這當然是開玩笑的，不認識的貝類不要亂撿亂吃。

撿貝殼時還可順便看一下潮間帶的生物，最多的是海參、海葵跟陽遂足等等，有普通的黑黑的海參，還有身上有發角的刺海參；還有很多海膽，一不小心會被刺傷，刺還會留在身上，嚴重的話必須去找醫官；海葵也是到處長，而且都很大一朵；在礁石附近可以看到很多全身是藍色的小魚。不知名的生物到處都有，有些長相看了會讓人頭皮發麻。最令我發麻是有一次小兵們要去派工，只有我有時間，為了當晚的娛樂只好請我先出動（他們只是臉露奸笑的暗示我當時已經在大退潮了），我就帶了垃圾袋去島東撿，撿到一半心裡正高興大豐收時，忽然看到腳邊有一條花花的繩子在蠕動，仔細一看，哇！從頭頂到脖子的皮都在麻，心裡只想到兩句話，一句是 Discovery 頻道看來的「海蛇是劇毒」，另一句是政戰處處長跟我說的「島上沒有血清」，趕快拔腿開溜。不過我不確定那是海蛇還是海鰻，只知身上有著一節一節淺棕色跟紅色的環紋，那時也沒想到去確定它有沒有鰓，如果是海鰻那就太可惜了，我蠻喜歡蒲燒的。

另一個常做的娛樂就是釣魚，第一次去釣時看到其他人的魚鉤嚇了一跳，怎麼那麼大，是要釣鯊魚嗎？我的魚鉤小很多，我的第一隻收穫是小石斑，正在高興時忽然背後傳來「那隻給我當釣餌好不好？」，真是嚴重的打擊，一把利劍穿過我的心，臉上還有幾條黑線，不過事實證明我釣的的確確只能當餌，後來他們拉起來一

隻大概有我手臂長的牛港，稍後又拉起來一隻稍小的嘴巴大大的龍鱸，從此我釣魚時的任務就是負責提供新鮮的魚餌。

島上的天氣一般來說都不錯，太陽尤其毒辣，剛開始我還想保有一些些讀書人的堅持，不脫上衣，沒兩天就受不了了，最高溫曾達到攝氏 40 度，後來島上就只剩指揮官一人還穿的住上衣。偶而也會有下雨的時候，那種雨勢真是可怕，那才叫雨勢滂沱，每次下雨一定伴隨著打雷閃電，有時真會懷疑再下的話太平島可能快沈了。有一次剛下完雨，天空還是烏雲密布，但為了晚上的下酒料，只好趁著雨稍停的時候去撿鳳凰螺，撿沒多久，雲中又開始放電了，再一會遠方海面已經有樹枝狀的閃電，身為氣象人員的我老早就跑到岸上了，眼中的景象好像是廣大的海面上立著一根一根的會移動的避雷針，那些避雷針還會彎腰，我趕快叫他們起來，國防部應該發個獎章給我。

南沙還有一樣特產，那就是海龜，海洋大學的程一駿教授曾經到那裡研究過，根據他的記錄，南沙的海龜有兩種——綠瓏龜跟玳瑁，小海龜孵出來後會游向大海，在海中成長，約二十年後會回到出生的地方下蛋。但我在那兩個月晚上出去看了三次，只有看到海龜爬上沙灘的痕跡，很像履帶車走過的痕跡，還有一隻海龜的屍體，是被海邊防護的刺絲絆住而死的。島上沿著沙灘圍了一圈的刺絲，但受害最大的就是海龜，聽出去巡查的人講，他們已經救過好幾隻了，不要看海龜爬得慢，他的力氣是很大的，一個人坐上去它還是可以往海邊爬。根據經驗，海龜會在有月亮漲潮的晚上上岸下蛋，必須在退潮前回到海中，不然會被太陽晒死。以前南沙運補次

數少的時候有人會吃海龜，或去挖海龜蛋吃，但現在已經禁止了，雖然如此，刺絲還是海龜殺手。

回到台灣後，想起在南沙的那些日子，好像做了一場夢，一場一輩子無法忘記的夢，雖然苦悶，但跟島上弟兄們相處的日子卻是愉快的，一起吃喝玩樂，一起找煙，一起被指揮官抓，但沒有跟他們一起去派工、罰勤，他們最快也要四個月（有一半的人是十一個月）才能回來。在此，祝他們都能順利退伍，平安的回到台灣，結束他們自稱被褫奪公權一年的日子。



晨曦下的南沙太平島



白色沙灘與後方廢棄的舊棧橋，棧橋上木板已腐壞一空，只剩水泥骨架，要走到尾端去釣魚需要一點勇氣



氣象台上方的二零機砲與測風儀



1200 克的氫氣球與探空儀



外海發展近成熟的積雨雲，在所謂 Overshooting 的地方產生類似氣流過山形成的雲帽



海龜挖的洞，但並不是每個洞都會產卵